

天台教觀與止觀(一)

曉雲

前言

道不能自鳴，假人而鳴，人異道同，所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者，則人人同理，理理相融。理由事顯，事依理成，順理成章，事理無碍，事事無碍。我佛度世，立言三大典，自藍毘尼園降生，卽示現獨尊獨貴相，故曰唯我獨尊者，以警告吾人之本來體大，皆要自知之明，由是而有教化言說也。經四十九年行化聖行，隨順因緣，種種方便，至雙林示寂，應阿難所請，回答立言，是示人褒德自勉之功，由是而有教化言說也。又教以所結一切諸經之首，皆用「如是」二字，至此教觀相融，說而無說，了無一法與人，因緣如是而已矣。故達摩初來傳心直指，仍授四卷楞伽，以經中五法俱遣：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。於此，便明白達摩禪後來發展依金剛經，則謂達摩禪之演變，其實仍然根本於楞伽之旨意。遣五法，則佛亦遣，見金剛經「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又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故「如如」之名亦遣。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。故知金剛般若若是究極「絕對」而非相對中之絕對，以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」。當然推論之則無佛可成，無法可說了，以其「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」皆遣蕩故。故云般若具遣蕩之功。般若主照，遣除陰界蘊，可知天台「教觀與止觀」，是由般若之體用與妙用而顯其妙智體用，然亦無可名之爲名也。

大教東漸，弘宣義趣者，代有其人，自魏晉，畧從敷揚，而教義未備。由宋迄陳，南北諸師，而紛然興起，或祖承名匠，或思出神衿。唯天台大師，靈山親承，大蘇妙悟，了法無遺，昭若天日（教觀綱宗科釋序）此言天台教觀之共攝，乃釋尊心口之詮義；演化而爲理行之相益，則止觀空慧二法，乃自利利人，法皆具足。故法華云：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莊嚴，猶如車之雙輪，鳥之兩翼，象德圓滿之指歸，無上極果之正體也。」

一、教 觀

天台教觀，卽法華三週之機（說法、譬喻、因緣）。教相融貫

三藏十二部，觀心準在澄明，湛寂瑩朗，即般若觀照心，般若——禪心。教，佛口也，禪，佛心也。故曰禪教不二（即教觀不異）。達摩西來，雖傳直指，覓心了不可得，當下徹悟，然初祖以藉教悟宗，仍授與二祖楞伽四卷，是禪教不二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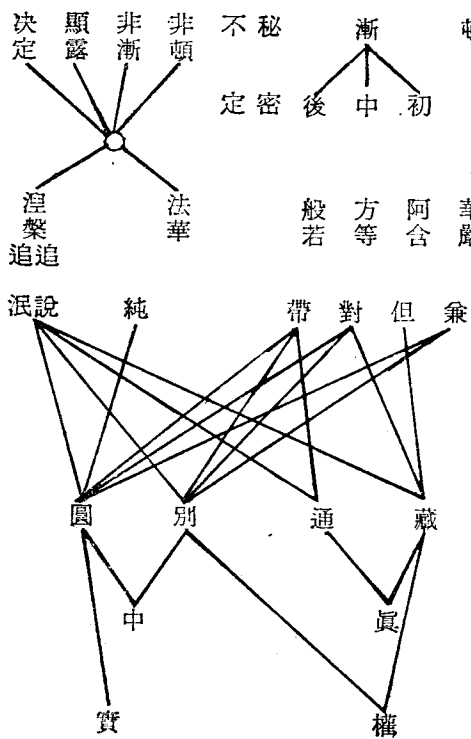
天台依法華，唯有一乘法，用權顯實，直指自心，有教有觀也。進而一念三千，實相無相，法華方便品之十如：「如是本末究竟等」（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）。「止止！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」，不落思量分別處「如天河之不息，似孤月以常輪」，用不着一言半語，始能道得出來。所謂：行人直須本末究竟，則知所云妙義難思，總不外吾人一念心性，心性平等，本末雖殊，不思議一也。須知不思議是清淨之心，即大乘止觀謂「波停水現」，水無風波即水平如鏡，鏡中無塵，明朗自照，一切現前。

非禪不智，非智不禪，尤在乎般若空宗之源，而啓明禪心之妙道。換言之，沒有非禪不般若，非般若不禪。禪之不易為人知津，猶般若之真諦不易以語言文字而解說，故後來禪師，祇許參，不許學（即不落言詮，而今祇知在幾部禪宗語錄上從知解去分別，便言禪也，何得而非怪聲滿耳！）即此矣。然而佛教真諦，與淨智、慈悲之二輪，承遠是不一不異之體。用而無可說中獨有說，不立文字，也傳經。無說是體，有說是用，有無不着一塵，空有消歸妙義。所謂以有字之文說無字之義者，何其量耶！天台教觀并弘，故智者被譽為東土釋迦，以其不偏之見，立大義於象聲交錯之中，而使融消狹隘之癖，且亦方便初機，則得其門而可進。是以，教（亦如西來初祖，傳授四卷楞伽，以防後人之不得謗也，竟知後有棄經而立師言，論者謂不重佛語而重僧語）觀相彰，使佛教真理不特盛傳於當世，而垂光世代，當可作為今後佛法流佈人間繩墨之佐，不為言過。考之歷代真契佛旨者，也多通教觀，而今泰西研究佛學之學府，也認為天台華嚴最具規模（華嚴參仿天台而立教綱），且五時八教之編組分系，將一代聖教綱要宗旨，羅網條列，其有利後學與乎定大計劃，對今後之尋研佛典者，又何須望洋興嘆，明菴益大師，重述教觀綱宗（原名一代

時教權實綱要圖，後添四教名十乘觀改名）：

佛祖之要教觀而已矣。觀非教不正，教非觀不專。有教無觀則罔；有觀無教則殆。然統論時教，大綱有八。依教設觀，數亦畧同。八教者一頓二漸三秘密四不定，名為化儀四教，如世藥方。五三藏六通七別八圓，名為化法四教，如世藥味。當知頓等所用，總不出藏等四味。藏以析空為觀，通以體空為觀，別以次第為觀，圓以一心為觀。四觀各用十法成乘，能運行人至涅槃地。藏通二種教觀，運至真諦涅槃；別圓二種教觀，運至中諦大涅槃。藏通別三，皆名為權；唯圓教觀乃名真實。就圓觀中復有三類：一頓二漸三不定也。為實施權，則權合于實；開權顯實，則實融于權。良由象生根性不一，致使如來巧說不同。且約一代畧判五時：一華嚴時，正說圓教兼說別教。

五時八教權實總圖



教約化儀名頓。二阿含時，但說三藏教約化儀名漸初。三方等時，對三藏教半字生滅門，說通別圓教滿字不生不滅門，約化儀名漸中。四般若時，帶通別二權理，正說圓教實理，約化儀名漸後。五法華涅槃時，法華開三藏通別之權，唯顯圓教之實，深明如來設教之始終，具發如來本迹之廣遠，約化儀名會漸歸頓，亦名非頓非漸。涅槃重為未入實者，廣談常住，又為末世根鈍，重扶三權。是以道說四教，追泯四教

，約化儀亦名非頓非漸。而秘密不定二種化儀，遍於前之四時。唯法華是顯露，故非秘密，是決定，故非不定。然此五時，有別有通，故須以別定通攝通入別，方使教觀咸悉不滯。今先示五時八教圖，次申通別五時論。

藕益大師爲使後學對天台教觀之通達漸進，先示五時八教圖，次申通別五時論，有智研究者可閱大藏經（第四十六冊諸宗部三一九三九、九三七頁）。

智者大師「依龍樹之心傳，循法華之妙旨，立五時八教，判釋東流一代聖教，罄無不盡。俾權實理彰而偏圓立辨，使一代教觀悉歸正」。故梁內翰云：「治世之道，非仲比則三皇四代之制，寢而不彰；出世之道，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，晦而不明」。柳宗元云：「去聖愈遙，異端并起，唯天台大師得正傳……大師滅後，弟子章安，集結遺音，編爲部教，自我一家……可謂教海之司南，禪門之關鍵也」。

以眞性爲體，若不從體照用，易流偏空之寂寂，而不妙在寂寂惺惺，所以教觀互融而互顯，互攝而互彰，體用之相共詮，乃得力於般若二輪而爲力，由於功用力深，於是「體相用」三大活然於世出世法之妙運得宜，所謂「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」活用自如，方乃大體大用之正法。正法，不偏不倚，教觀無殊，用以挽回我國禪門之頹風，糾正談禪說理之僮侗禪和，祇有倡導教觀之綱宗，使行止有徑，思源有涘，不是模擬彷彿，或云老莊。是禪機，或說寒山是禪匠，或崇知解唱禪理，或作棒喝立家風。有綱有則，宗旨朗列，故謂「天台的修持方針，主要是止觀法門。止如密室，觀似油燈，若將油燈，置於密室，自不畏風吹雨打，而致熄滅。修習止觀，亦復如是」。天台之教觀與止觀，正如吾人泡茶與喝茶，燒飯與吃飯。如皮之與肉，唇之與齒，兩不相分。可是我國佛教之發展，自隋唐迄至宋元明清以還，好像有兩種不大協調得宜的意向。如智者大師關懷後學之研修學習方便，先導以化儀化法之八教。然學者見指指月而祇望指，習教儀化法，也有忘教旨滙歸一心而爲觀（故智旭嘆四教儀出而天台宗晦，指月錄出則禪宗昧，則教觀綱宗不得不作也）。猶慧能之示人以「

本來無一物」，於是一花傳五葉，愈空而愈無，愈無而愈虛，虛至經教蕩然，律儀不彰，於是家門祚薄泛濫風規。試看指月錄盈數巨冊，所言所指多是戲論名詞，浸且漫妄行儀，唾佛罵祖，而當時文人之暗示，好個豪傑與英雄，敢對佛與經典爲仇，正是教外間人之喝聲大好漢。其實當時禪師之罵祖焚經，却有公案文章，破玄三番，奪人奪境後，更有大好光景，而絕非當時與現在文士間人所瞎猜之旨意也！不過無論如何，却失却了莊嚴誠法，且貽後人不察者，妄加混淆。諸師有知，當亦同口而歎聲何必當初呢！故憨山禪師曰：「國無賊臣國不亡，家無賊子家不破，身無大惡身不滅」。而今佛并非亡滅，但由於宋代以下之禪門彷彿，語失莊重，而使好事者有隙可乘（然亦渺風不終朝，無爲也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佛教在中國二千年，榮辱幾多朝，眞金可上洪爐鍊，祇不過是時代插曲之濫言，佛教中人，應視爲知音者可也）。不過世界眞正研究佛學有識之士，都對天台學說之重視，如美國之西雅圖大學，也有人正在孜孜不倦研究此宗之學說，現代青年學佛者，亦多知此義。由於國際學者之研究認真，我國佛教學人之努力，想將來由於天台教觀與華嚴思想之興，自然使徘徊門外之現代禪宗有趣味者，獲得恍然回顧自己的故紙堆，也許會從頭探討一番也未可知。（因爲學問如是，修行亦如是，行一步則進一步，所見又新一番，歲月常領人們一步一步愈進，一日一日新知改善。思想如是行爲亦如是）。

由於天台教觀之綱網嚴整而微密，所以凡對任何一經一義，都以五重玄義而判釋之。所謂五重玄義，就是：釋題、辨體、明宗、論用、判教。比如說「教觀綱宗」一書，於釋題指出「一代所說語言文字，悉因物機之所施設也。又教以詮理化物爲義，佛於自證本無言說，以悉檀赴緣（悉檀是成就他人之義），無非大悲利物，方便隨宜，曲會羣機而已。直至法華開權顯實，授記作佛，究竟極唱，大事終訖，出世本懷，於斯暢矣」。至如「辨體」（二）之言，則「一家立義，全憑法華開顯圓宗」，即如花以果爲體，果因花而蒂。「明宗」（三）之法，「是全性起修，從性起修謂之因，由修含性謂之果」。故以體性爲宗，人以心性爲

依，猶如花果都以樹根爲依宗本也。「論用」(四)此爲研究佛教或學佛之人最扼要之關鍵，蓋顯體論用，乃佛法上之全程核心所在，故靈峯智旭大師「發明教觀相成，解行並進，所教海之司南，禪門之要關也」。蓋顯自本體，即見自本性，乃學佛之到家功夫，到了家，還有運水挑柴呢！主人翁，也有主人翁之家務，故論用，是菩薩大願大行之功果，故云是核心所在處。「判教」(五)乃判明所判之經論，如教觀綱宗一書之始終「專明教觀用異……於一代時教中，何時何教所攝……若以五時爲論，是第五法華時。五時教判，是醍醐味(天台五味法，以醍醐味比涅槃經。一代聖教之次第：(一)乳味：初自牛出者，華嚴經。(二)酪味：取自生乳者，阿含經。(三)生酥味：更自酪製者，方更煎熟酥者，法華涅槃二經)。純圓獨妙，是全依法華而爲教相，此乃天台一家教法，以法華一乘妙法，餘無別乘，是絕待妙旨，華開蓮現，全實無權。智者大師深契法華，唯以根本攝受，曾云：「實心緣實境，實緣次第生，實實迭相續，自然入實法」，眞知實相之妙諦，涵融於是。世尊「五十年說法之歸宿，唯此本懷。是經以法喻爲名，取蓮華而喻妙法，以妙法而蓮華。夫法者式也，盡世界之虛空宇宙山河大地飛潛動植，以及諸形色等，乃至佛家之名相，如五蘊十八界等，莫不有其形式也，故概括其名曰法。既謂之法矣，又云何言妙？所謂妙者，乃以心不可思，口不可議，無以名之，故曰妙」。此天台湛山老人「讀經隨筆」之法語。復有答問天台教觀二則：「吾先師諦公有言：謂學佛人之根性大端有二，一者法性人，一者慧性人。若法性人一間禪機則心空及第。慧性人一間教理則大開圓解」。可知權實兼施，乃教觀之妙道。唐圭峯宗密大師之婆心，殷切旨禪教不一之機，著禪源諸詮集都序言「理行者，此之本源是禪理，忘情契之是禪行，故云理行。然今所集諸家述作，多談禪理，少談禪行，故且以禪源題之，云萬行不出六波羅密，禪門是六中之一，當其第五，豈可都曰眞性爲一禪行哉」。理行二入，斯乃詮旨，西來傳法，也在於是。故天台宗要：「是在了解法華經之教理與修行法華經之觀法，前者爲教相，後者爲觀心」。天台禪觀，乃基於圓頓實法，即般若實相之妙慧。

至曰五時八教，權實互攝而互顯之研究，則爲一家法脈之總圖，若眞究尋始終，則盡融攝於三藏十二部中，而又超三藏十二部理體之外，心如皓月孤懸，是謂月行空而無跡。故金剛經云「法尚應捨」，味而知之。

中國藝術之特質(上接第29頁)

在這點上，不經踏實的學習後再審慎的批判，而盲目崇拜西洋或生硬搬套的態度，爲我們深所不取。一面我們不應妄自菲薄，一面亦不應抱殘守缺，進而如何在西方藝術的衝擊下，立定腳步，認定創造方面，捨短取長，以開創中國未來新藝術的道路。

②晚近中國畫壇，有所謂「折衷派」及現在正有很多人努力提倡的所謂「現代中國水墨畫」，可能我看到的不多，體認的水平也不夠，它總使我有點感到迷惘失望。我們不禁要問：到底如何去折衷？在形式上呢？抑在精神上呢？硬湊上西方的形式與技巧，卻忽畧了國畫優良的傳統特色，折衷派這樣發展下去，又有甚麼前途？再說「現代中國水墨畫」，它大體上揚棄了國畫的基本精神，竟亦全在蹈襲西方的形式技巧上下工夫，只是用料器具上不用油彩、畫框，而換上水墨宣紙與裝裱，於是甚麼剪貼啊，噴漬啊！掃啊！潑色啊！都來了，這就是現代嗎！這就是中國畫嗎！試想，若果連國畫那些可貴的特質都不能把握，又如何談創新呢？這不是弄花樣來譁衆取寵還是甚麼呢！我以爲中國傳統藝術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取法的，它的內涵相當豐富，它的筆墨意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在世界藝術史上有甚高的評價，現在西方人也正形成一股學習中國文化與藝術的熱潮。我以爲國畫，在題材與技法上盡量可以擴充與創新，但它本來既涵蘊的精神、價值、理想，是不容我們可以隨便連根拔起，一概加以抹煞的。不然，只是拾西方牙慧，被人牽着鼻子走，不是眞正可悲嗎？

③關於現在國內的繪畫情況，就我所知，題材方面是擴大了。但就其風格與創作方針，一些大都連着政治，作爲政治的宣傳，繪畫失去了應有的獨立藝術性；一些標榜「推陳出新」「古爲今用」的口號，它到底應該怎樣去實踐呢？它達到的效果又如何？都是值得從事藝術者加以檢討的。

以上拉雜地說了很多，難免錯誤與幼稚，請諸位原諒。